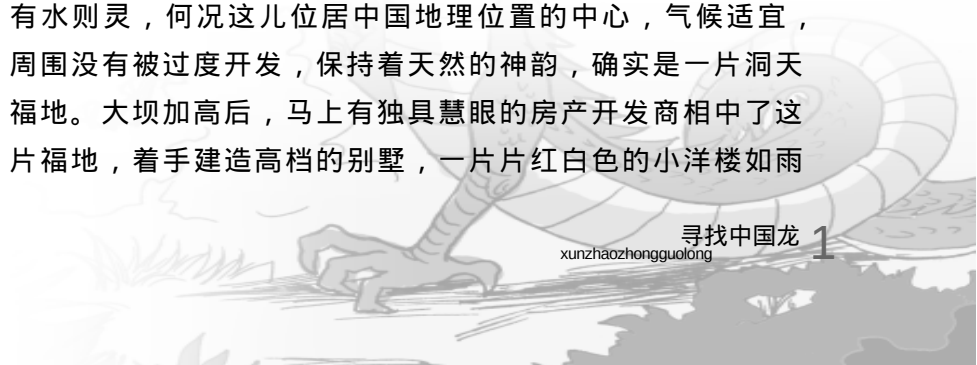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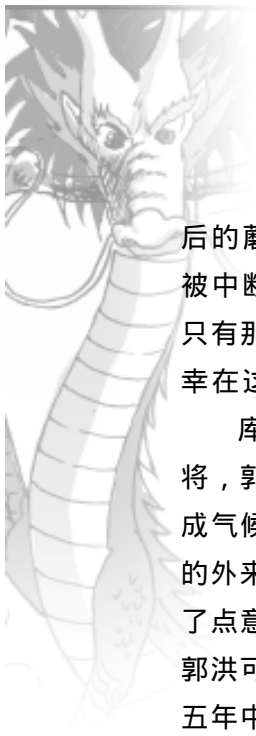


楔子

其实早在台商黄先生约见他之前，库区派出所所长郭洪就对那家住户有所怀疑了。这个派出所负责丹江水库渠首段的治安。丹江是汉水的支流，是国内未被污染过的少数大河之一。一线白水从商洛山中蜿蜒而来，在湖北丹江口市被一条大坝拦截，形成一个烟波浩渺的人工湖，库容雄踞亚洲第一。后来为了向北京送水，大坝加高到176米，水面扩大到1500平方公里，使这儿的风光更加绮丽。万顷碧水，微波不起，嵌着湖边疏淡的山影。为了保证水质的清洁，对湖中航运有严格的限制，船只不多，偶尔有一艘漂亮的游轮从湖面上驶过，更多的时候，湖面上显得空旷寂寥。

丹江湖是嵌在万山丛中的一块神镜。俗话说，山不在高，有水则灵，何况这儿位居中国地理位置的中心，气候适宜，周围没有被过度开发，保持着天然的神韵，确实是一片洞天福地。大坝加高后，马上有独具慧眼的房产开发商相中了这片福地，着手建造高档的别墅，一片片红白色的小洋楼如雨





后的蘑菇，很快散布在湖边和半山坡上。不过这个过程马上被中断了，原因是相同的：尽量保持水库的自然风貌。最后只有那些起得最早的鸟儿吃到了虫子，有大约一百多家富豪有幸在这儿购置了房产。

库区派出所就是这时成立的，特地从南阳选调了精兵强将，郭洪就是那时调过来的。虽然这儿的高档住宅区后来未能成气候，但郭洪从没放松过警觉。别看这儿只有一百多名短期的外来住户，但个个都是达官富商，社会名流，不论哪一个出了点意外，都会在国内几十家报纸的头版看到有关的报道。郭洪可不敢拿自己的职责开玩笑。不过，总的说来，他调来的五年中这里相当平静。这一带民风淳朴，外来户又多是短时休假，来去匆匆。即使有少数居住时间较长的住户，也都采取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，与周围的山民来往不多。

郭洪今年29岁，从公安大学毕业没几年，还没成家。有时回到南阳或郑州和同学们聚会，大家都说他窝在这个小地方耽误了前程。不过郭洪倒是相当达观。他说，这里锦山绣水，远离尘嚣。有钱人在商场搏斗了一生，晚年才能到这儿享享清福。我年纪轻轻的就达到他们的境界，人生如此，夫复何求？同学们倒让他说动了，说早晚要割断尘缘，约齐了来这儿隐居。

这都是闲话，且不去说它。在黄姓台商约见他之前，他有所怀疑的住家是一幢单独的别墅，由一位姓鲜的留美博士购置。和其他房主不同，这个房主相当年轻，只有32岁，回国五年就创下亿万家产。想想这些人赚钱如此容易，郭洪有时也难免心中不平，不过他总是很快就把这个念头抛开了。那所别墅他没进去过，只知道院子很大，红白相间的院墙，院内种了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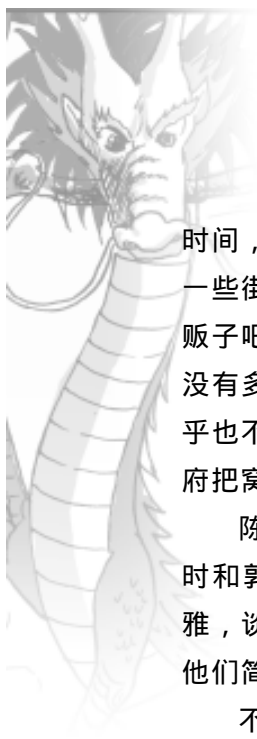
多南方的名木，不过都还没有长大，深绿色的树梢刚刚超过院墙。院内是一幢二层小楼，从墙外能看到小楼极为宽大的凉台，朝南的窗户是全景式的，占了整整一面墙壁。听说院内还有一个花岗石砌的游泳池，池水来自半山中的一道山泉，山泉灌满游泳池后再向下漫溢，所以池里永远是一池活水。

鲜先生很少到这儿来，只有一位同样姓鲜的老头在这儿看门，肯定是他的族人吧。老头是个非常本分的人，说一口很难懂的福建话，周围邻居都听不懂，所以他与外人接触不多，平时深居简出，除了出门购买，一般就窝在家中收拾花草。郭洪上大学时同宿舍有一个福建同学，所以福建话还能听懂几句。他与老鲜头攀谈过几次，那个难得有谈伴的老头简直拿他当成亲人了，只要他不说走，老鲜头可以一直和他聊到闰八月。

听老鲜头说，他的主人只来这儿住过一次：“商场如战场，生意人辛苦噢！”所以这间偌大的别墅只有老鲜头一个人常住。不过，一年半之前搬来三个人，其中一对是夫妻，男的叫陈蛟，是一个戴眼镜的小胖子，大约三十出头；女的叫何曼，是一个漂亮姑娘，年纪差不多。两人都是有学问的人，暂住证上填的是留美博士。第三个人四十多岁，姓顾，看来是他们的雇员。老鲜头曾对郭洪说，他们是主人的朋友，来这儿暂住，主人不让他们交房租。不过他们这次“暂住”倒是满长久的，也相当地兴师动众。他们搬来后，经常有一辆小货车往这里运东西，一般是夜里运，神神秘秘的。见过的邻居反映说，车上都是笼子，装着一些小动物，夜里看不清是什么。这之后，那个姓顾的中年人常常向周围菜贩采购青草、野物和肉类，自然是饲养动物用的。看来邻居们所言属实。

还有一点比较奇怪，他们并不光往这儿搬运动物，隔一段





时间，他们会把一些动物运走，再运来新的。郭洪耳朵中灌了一些街谈巷议后，心中也有些疑惑：这对夫妇不会是野生动物贩子吧？！但转念一想可能性不大。因为这里是浅山区，本地没有多少野物，一个动物贩子干吗选这儿落脚呢，中转站？似乎也不必选这么豪华的别墅。说个笑话，一旦行踪败露，让政府把窝赃的房屋没收，他们可要赔血本啦。

陈蛟、何曼夫妻也不像是作奸犯科的人，他们来办暂住证时和郭洪打过交道，后来在山口还遇见过几次。两人温文尔雅，谈吐不俗，目光清澈，看他们心地坦诚的样子，你再怀疑他们简直是于心不忍。

不过这事总有那么一点不正常。他一直想找老鲜头了解一下，可最近一直没有见到他。所里的女民警小李子也听到这些反映，这两天老在郭洪耳边唧咕。郭洪说：别唧咕了，明天咱们去拜访他们，来个现场调查，行不？

别墅装着两扇漂亮的铁艺大门，装有可视听监视系统。按了门铃，立即响起老鲜头高兴的声音：“是郭所长啊，欢迎欢迎。我这就下去开门。”郭洪说：“老鲜头，你好，我想拜访陈蛟夫妇，麻烦你通报一声。听见踢踢踏踏的声音从住室里出来，老鲜头开了门，把两人领到客厅。客厅的屋顶是透明顶棚，阳光明亮，屋里摆满了浓绿的热带植物，侧面是一只异形玻璃钢茶几，茶几腿深陷在毛茸茸的地毯里。老鲜头殷勤地沏上热茶，郭洪和他闲聊几句，说好长时间没见他了。老鲜头解释，陈蛟夫妇借住这里后，一切花销由他们负责，采买也由他们干，出门的机会就少了。这时男女主人已经走进客厅，老远就嚷着欢迎欢迎。他们显然是刚干过什么力气活，额头汗津津

的，都是一身短打扮：西式短裤，背心。不过这身短衣短裤在两人身上所起的作用不同，陈蛟显得更加矮胖，而何曼却显得格外曲线玲珑。小李子显然对女主人很有好感，两人很快就挽起胳膊坐到一块儿了。男主人紧紧握着郭洪的手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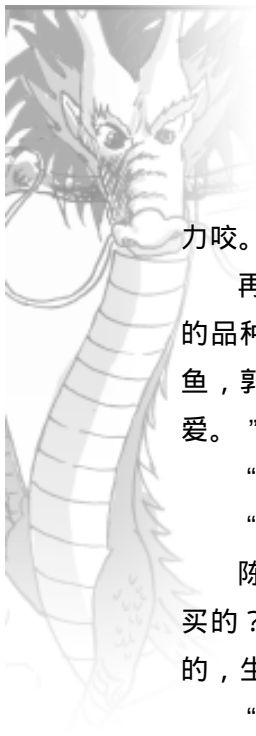
“欢迎欢迎，你们是我们的父母官，按说我们该去拜访的，一向穷忙，是我们失礼了。”

郭洪趁机直入主题：“是啊，我看你们搬来后一直很忙的，车辆进进出出，在忙什么生意？”

陈蛟笑道：“哪有什么生意。都是一些小动物，我太太最喜欢小宠物了。”

郭洪看看小李，小李乖巧地接上话头：“小动物？我最喜欢小动物了，能不能让我参观参观？”

那对夫妇互相看了一眼，爽快地答应了。他们领客人到后院，这儿新建了一排石屋，比较简陋，与主建筑的豪华形成鲜明的对照。石屋分成一间一间的，倒没有钢筋护网之类的东西，院门敞开着，住的都是些可爱的幼兽，有小羊羔、小鹿、小金雕，还有一只虎头虎脑的小虎崽！看见主人来了，小家伙们迫不及待地奔过来，偎在主人的脚下，只有那只小金雕仍停在屋角的枯枝上，用冷淡的黄眼珠盯着客人，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。小李子最喜欢那头小虎崽，俯下身想去抚摸，但她显然低估了山大王的风威。别看这个小家伙不比猫大多少，竟然也龇牙咧嘴，在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咆哮，把小李子吓得赶快缩回手。何曼安慰她：别怕，它和你不熟，实际上它非常乖的。说着俯下身把虎崽抱到怀里，虎崽张牙舞爪地咬何曼的手指，小李子不由把心提到半空中——毕竟是一只老虎啊，它的一口白森森的利齿让人畏惧。但虎崽只是在与主人嬉闹，并不真的用



力咬。

再往前是那个花岗岩游泳池，现在已经变成养鱼池了，鱼的品种很杂，有金鱼、鲤鱼，还有四五种鳞甲非常漂亮的热带鱼，郭洪和小李都叫不上名字。“真可爱，这些小家伙们真可爱。”郭洪说，“听邻居们讲还有一只熊崽呢，在哪儿？”

“不在了，已经还掉了。”

“还掉？还给谁？”

陈蛟笑了：“还给动物园哪。你以为这些小动物都是我们买的？我可没有这么多钱来满足太太的癖好。这些都是动物园的，生下后委托我们喂养两三个月，再送还他们。”

“这是你们的职业？”

陈蛟含糊地说：“算是职业，也算是爱好吧。”

郭洪似不在意地问：“都是哪些动物园？”

陈蛟还没答话，何曼快言快语地说：“所长是不是有怀疑啊，怀疑我们倒卖野生动物？”

“哪里哪里……”

何曼格格地笑着：“别掩饰了，知道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。”

郭洪索性把话说开了：“很抱歉，我们是听到一些反映，只好来证实一下。莫见怪，我们干的就是这个工作。”

“没关系没关系。这样吧，一会儿我给你一个名单，我们打交道的动物园都在上边，有电话号码，你们可以去查问。”

郭洪的确有点不好意思，但他并没有拒绝：“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也是职责所系。”

看到这儿，他们的怀疑基本排除了。很明显，这些小动物都不像是野生的，它们与人很亲近，肯定是动物园里长大的乖

宝宝。再说，这对年轻夫妻看起来……虽说不能以相貌和风度来判断罪犯，但第一面的直觉印象常常很准确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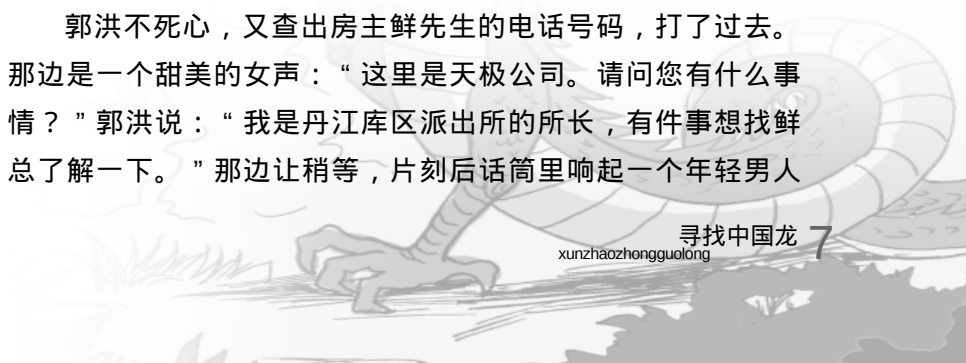
一行四人从院里往小楼返回时，郭洪指着小楼说：“真漂亮，内部肯定更漂亮吧。”陈蛟何曼笑着，不接他们的话头。郭洪向小李使个眼色，小李挽起何曼的胳膊说：“何姐，领我们参观参观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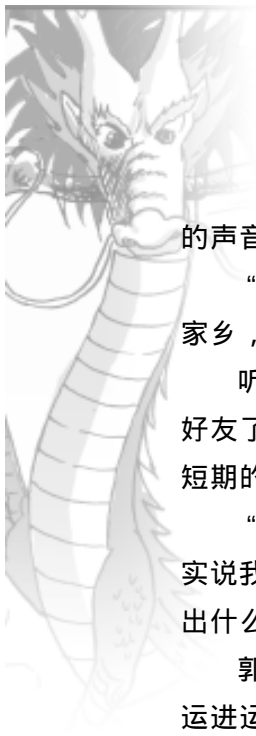
没想到何曼一口拒绝了：“啊，对不起，我们也是借住，不好擅自做主。等真正的主人回来再说吧！”

他们只好在客厅又坐了一会儿，临走时何曼真的给了他们一张各个动物园负责人的联系电话。在大门口告别时，郭洪邀老鲜头得空儿去派出所坐坐，便和小李子离开这里。路上，他们觉得这次走访并没了解透彻。虽说怀疑基本排除，但仍有说不通的地方：他们不愿客人参观房屋，是为什么？他们年纪轻轻地在这儿一住两年，没有正当工作吗？为了“太太的癖好”值得如此大动干戈？

回到派出所，他们立即和各个动物园进行联系。没错，南阳、郑州和北京动物园都承认有这么一个协议，生下的幼兽(幼禽)交陈蛟何曼夫妇喂养一段时间，两个月到五个月不等，然后再还给动物园。在这中间，如有死亡由陈氏夫妇赔偿，如无意外，动物园不要租借费也不给饲养费。有位负责人透露一句，说他们之所以这么做，是上面有人打了招呼，让支持陈氏夫妇的研究工作。至于是什么研究，没有说明。

郭洪不死心，又查出房主鲜先生的电话号码，打了过去。那边是一个甜美的女声：“这里是天极公司。请问您有什么事情？”郭洪说：“我是丹江库区派出所的所长，有件事想找鲜总了解一下。”那边让稍等，片刻后话筒里响起一个年轻男人





的声音：

“你好，郭所长。不不，谈不上打扰，丹江湖是我的半个家乡，你是我的半个父母官哩。请问有什么事需要我效劳？”

听了郭洪的询问，他说，他的别墅确实是借给这位姓陈的好友了，他们是在美国读博士时结识的。听陈蛟说要进行一项短期的生物学研究，具体内容不详。

“不知道这位老兄把我的新房子糟蹋成什么样子了呢，老实说我已经后悔不该借了！”听筒中是一阵大笑。“怎么，那儿出什么事了吗？”

郭洪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他们在那儿养了许多动物，运进运出的，我以为他们两个是野生动物贩子呢。”

对方笑了：“陈蛟贩卖野生动物？这真成笑话了，那对夫妻什么都会干，就是不会做生意。放心，他们绝不会是动物贩子。没别的事了吧，再见。”

打了这个电话，郭洪对陈氏夫妇的怀疑算是全排除了，但诸多的疑问还是解释不清。

一个月后他接到那位黄姓台商的电话。

那是晚上9点半，老台商打通了他宿舍的电话。话筒中都能听出通话人十分不好意思。

“对不起，打扰了，我明天就要离开这里，忽然心血来潮，想见郭所长谈一件小事。值班民警告诉了贵府的电话，冒昧得很，希望没让你为难。”

“没关系没关系，为住户服务，是派出所应尽的义务嘛。”

台商说要过来见他，郭洪说：“你不要跑了，我知道你的

住址，我去吧。”

10分钟后，他骑摩托来到台商别墅，那儿与鲜先生的别墅很近。

老台商在门口迎接，连声说着打扰。客厅里已经煮了咖啡，茶几上摆满水果，年轻的女主人介绍说，这些是台湾的特产，有莲雾、柳橙、凤梨等，请郭先生享用。

郭洪吃着水果，和两人寒暄一会儿，等着主人开始主题。过一会儿，黄先生很突然地拿出一副眼镜递给他：“这是E-2025双眼红外线星光夜视仪，解析度2000倍，可视距离1600英尺，红外线可视距离200英尺。郭先生是否用过？”

郭洪说，在公安大学读书时用过，但库区派出所没有配备。他心里纳闷，不知道黄先生要干什么：“请问……”

黄先生难为情地说：“这是我的小癖





好，喜欢夜里戴上它到野外观察动物，晚上我常和内人到湖边——你可不要把我当成窥人隐私的小人啦！”

他妻子抿嘴一笑。

郭洪笑着说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……”

黄先生迫不及待地打断他的话：“郭先生，你知道我们发现了什么？龙！一条中国的龙！”

他非常激动，双眼圆瞪，身体微微颤抖。郭洪微微一笑，没把老人的话当真——在21世纪还相信这个，那未免太弱智啦。

“我知道郭先生不会贸然相信我的话，所以先把这副夜视仪拿出来。请你试戴一下，请你试试。”

郭洪不好推脱老人的执拗，把夜视仪戴上，又随老人到院里。在夜视仪里，黑暗的院落和远处的树木清晰可辨，呈现鲜明的绿色。老人说，“这种夜视仪的性能很好，所以，我和妻子绝不是看错了。”他妻子也点头认可。

“那么，请你详细谈谈经过吧。”

黄先生说，10天前，那天阴云很重，没有月光，他和妻子戴着夜视仪去湖边游玩。刚到湖边就听到很大的泼水声，妻子担心是大野物，小声劝他躲开。正在这时，那个野物上岸了，夜视仪中看得很清楚，竟然是头龙！头上是枝枝桠桠的龙角，满口亮晶晶的龙牙，身上的龙鳞闪闪发光。它正在地上蛇行，四只龙爪拖在身后。“我当时惊呆了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我知道龙只是中国人的传说，自然界中从来没有龙这种动物。但眼前的龙却又真真切切。夜视仪的可视距离是500米，而那条龙距我们不到200米，所以看得很清楚。我把眼镜给内人，内人比我更吃惊，失口喊：‘龙！’那条龙听见了这边的动静，转

眼间失去了踪影。”

黄先生叙述时，他妻子一直轻轻点头，表示丈夫的叙述是真实的。郭洪当然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龙，除非是恐龙，但恐龙头上不会有龙角——再说连恐龙也只存在于科幻电影里。可看看这对夫妻的表情，他们不像是有意说谎，所以这里肯定有什么差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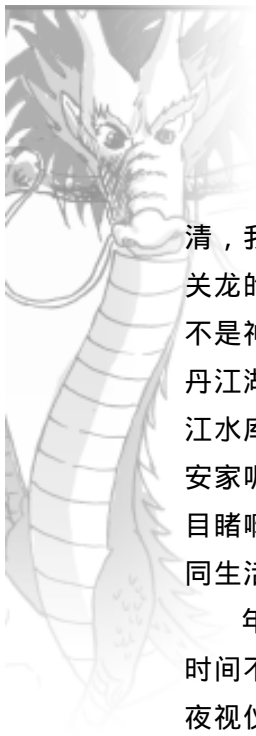
黄先生接着说，他们对这次发现非常感兴趣，此后几晚，他们每天都去那一带守候，昨晚又见到一次！仍是那片湖区，龙上岸后朝山上走了，他们追了一会儿，没追上。

但是，关于第二次的情况他说得很含糊，尤其是追踪的情形语焉不详。郭洪觉得他们夫妻的目光都有点躲躲闪闪，他当时就看出这点反常，可没细想到黄先生会对他隐瞒什么。黄先生特意把他请到家里，不就是为了把这件事告诉他吗？怎么会隐瞒呢。

直到两月后，当郭洪把确凿消息告诉黄先生时，黄先生才抱歉地说：对不起，那天他们没有说出全部实情，实际上他们在第二次再次见到时，见到的可不是单独一条龙，在龙的身边有一个女人！他和妻子追踪这一人一龙，一直追到鲜先生的别墅附近，那条龙突然消失了。他们当时没向郭洪说出这点发现，是因为实在不愿被别人当做“专爱窥视邻居隐私”的小人，在台湾，这样的事是非常遭忌的。郭洪不禁大摇其头，不理解这些台湾绅士的心理。当然，没有人会欣赏窥视邻居隐私的行为，但是……这可是一条龙！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现过的龙！如果是郭洪发现它，而且发现它消失在邻居的院中，他绝不会把这条消息闷在肚里，而是不等天明就到邻居家敲门啦。

那天黄先生还说：我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，但这件事不澄





清，我一辈子不会心安的！我们华夏民族被称为龙的传人，有关龙的传说在我们的心中有太多太多的积淀，简直可以说，龙不是神物，也不是动物，而是华夏民族的一分子！如果真的在丹江湖畔发现了龙的踪迹……当然我知道希望是很渺茫的，丹江水库是人工湖，历史并不悠久，传说中的龙怎么可能在这儿安家呢。不过，我真的希望这是真的——这可是我和内人亲眼目睹啊。或许龙在远古确实存在过，华夏民族的先民曾和龙共同生活在神州大地，并把龙的英姿留在传说里……

年迈的黄先生说得十分动情，他的年轻妻子轻声提醒他：时间不早了，让郭警官回去休息吧。黄先生这才刹住话头，把夜视仪放到郭洪怀里：

“请收下吧，让它帮你揭开那个秘密。等有了确凿消息一定要尽早通知我，我会立即坐飞机赶来的。”

郭洪笑着接受了这个馈赠，答应黄先生，如果真的发现龙的踪迹，一定会通知他们。

民警小李子和大刘都对夜视仪很感兴趣，对有关“龙的传说”则不以为然，说一定是黄先生人老眼花看错了，郭洪说：还有黄夫人呢？黄夫人才30多岁，眼睛可不花。话虽这样说，他同样不相信黄先生的话。不过，为了对老人负责，也为了过过戴夜视仪的瘾，他、小李子和大刘确实分班到湖边去守了几夜。什么都没发现，在附近老乡们嘴里也没听到什么风声。如果真有这么大一条龙，总该有几个进山的老乡们撞见吧！慢慢地，他们把这事放到脑后了。

夏天来了，学生们马上就要放暑假。这天晚上湖边很凉

爽，没有月亮，只有一天繁星如豆。郭洪闲来无事，又带上夜视仪去湖边了。其实就他内心而言，玩耍是主要的，对龙的探查只是附带的事，他已经不相信会有什么发现了。在夜视仪里，黑暗的湖面泛着绿光，偶尔一条鱼蹿出水面，溅出一团明亮的水花。远处的灯光在镜中呈明亮的绿点，当你转动头部时，绿点会拉长为一条浮动的绿线。一只刺猬，还有一条蛇，悄悄地爬过滨湖的小路。夜景很美，郭洪顺着湖岸信步走着。忽然——他听到哗哗的泼水声，神经马上绷紧了：也许那条龙真的出世了？定睛一看，哪里是什么龙哟，是一个穿泳衣的年轻女子，这会儿已经爬上岸，正在夜幕的掩护下脱掉游泳衣。郭洪一眼就认出那具窈窕的身影是鲜先生别墅的住客：何曼。

郭洪脸红了，忙扯下夜视仪，心想这一幕如果被何曼或别人瞅见，他可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了：派出所的所长是个窥隐狂！但他没有马上离开，因为在一刹那的脑筋飞转中，他也悟到一些疑点：这么黑的天，何曼独自来湖里游泳？没容他想清楚，那边已亮起手电筒的光束，肯定是何曼穿戴整齐了，要回家了。这当儿湖中又响起一阵更大的水声，然后，一个长长的黑影从湖里爬上来，快活地抖掉身上的水珠，跟在电筒光的后边向这边走来。

郭洪立即轻手轻脚地避开，把刚才扯掉的夜视仪重新戴上。何曼袅袅婷婷地走过来，一头长发松开了，垂泻在身后，穿着T恤和短裙。在她身后，就是黄先生反复描述过的场景：一个长长的身影，枝枝桠桠的龙角，扁平的龙尾，闪闪发亮的龙鳞。郭洪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瞪大眼睛仔细观看，没错，是龙！那条龙是蛇行的，四只鹰一样的龙爪拖在身后。龙的形状和黄先生的描述完全一样，或者说，和华夏民族的传说



中所描绘的完全一样。

可就在这当儿，夜视仪的镜面慢慢黯淡下来，是那两节1.5伏的电池没电了。郭洪只好摘下夜视仪。前边的电筒光闪亮着，何曼和龙在微弱的星光中走得很轻快。郭洪悄悄跟在后边，但不敢跟得太近，怕何曼听到他的脚步声，这样跟了一会儿，目标消失了。他想何曼肯定要回家吧，就径直来到鲜先生的别墅门口。别墅里静无人声，也许是何曼没有回来；也许是她回来后已经安顿完毕。郭洪在院墙外待了很久都没动静，最后才不甘心地离开。

这以后郭洪天天晚上去侦察，常常守到凌晨两三点。他没有对同事们透露他的发现，存心想抓一个爆炸性新闻。郭洪的身体虽然很棒，但也架不住这样折腾，10天后，他眼圈黑了，身体也瘦了一圈。小李子关心地问他哪儿不舒服，大刘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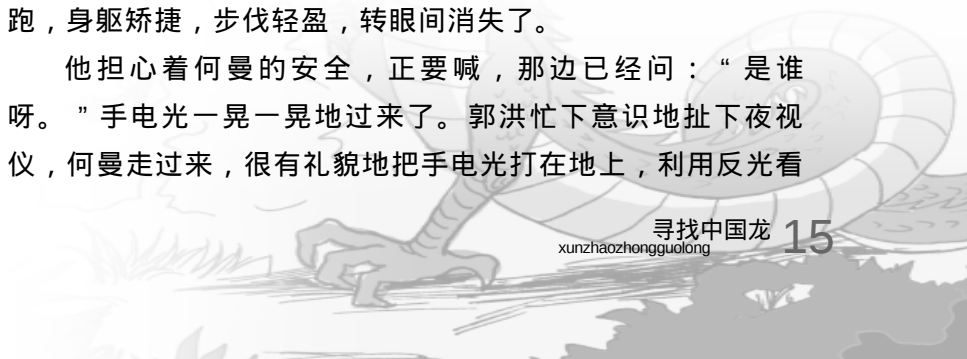
着说：啥病，相思病呗，咱们的所长已经二十九了，你说他该不该着急。郭洪笑着由他们说，没有辩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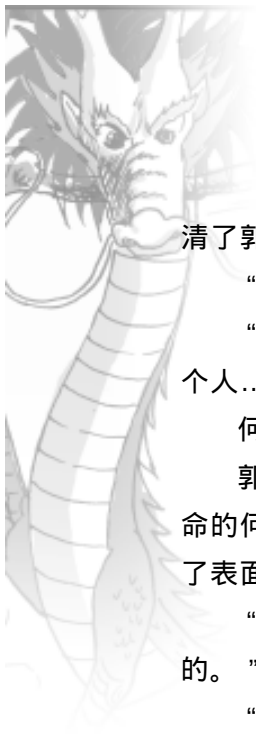
这些天他把电池准备得很足，口袋里装了10节新电池，生怕再出现那天的故障。扑了几次空后，他决定放大侦察范围。

这天晚上没月亮，依他的经验，越是无月之夜越是可能有收获。在巡行到一个山顶时，果然在夜视仪中发现了熟悉的影子。他急忙俯下身子悄悄接近，仍是何曼和那条龙。但今天的气氛显然不同。那条龙正处于狂怒之中，低声吼叫着，声音雄浑，带着金属的尾音。虽然是在万分的紧张中，郭洪还在心中自我陶醉：郭洪，除了陈蛟夫妇外，你恐怕是古往今来世界上唯一听见“龙吟之声”的人吧。

何曼显然是在尽力安抚那头凶龙，虽然龙张牙舞爪地不让她靠近，她仍低声安慰着，一点一点向龙靠近。这会儿连远处的郭洪都感受到了龙的怒意，不由为何曼捏一把汗。这个让人胆战心惊的场景持续了两分钟，何曼终于把龙惹火了，它低吼一声，向何曼扑来，轻易地把何曼压在身下，张开大嘴，露出森森白牙。震惊中的郭洪迅速抽出手枪，向那边瞄准，但心中不免迟疑：这可是世界上唯一的龙啊，恐怕一开枪就会铸成大错啦。他的动作惊动了那边，那条龙昂首向这边倾听着，连何曼也抬起脑袋向这边倾听。郭洪忙俯下身子，不慎踩断一根树枝，“咔吧”一声，那条龙受惊，立即回头向山林窜去。郭洪发现龙并不是在地上蛇行，而是像猎豹一样，一纵一纵地奔跑，身躯矫捷，步伐轻盈，转眼间消失了。

他担心着何曼的安全，正要喊，那边已经问：“是谁呀。”手电光一晃一晃地过来了。郭洪忙下意识地扯下夜视仪，何曼走过来，很有礼貌地把手电光打在地上，利用反光看





清了郭洪：

“是郭所长啊，你们夜里还要巡查吗？”

“啊，是的，今晚有点情况。何曼女士，这么晚了，你一个人……”

何曼嫣然一笑：“我的一条小鹿丢失了，我来寻找。”

郭洪十分纳闷，这就是那个被凶龙扑在身下、差点丢了性命的何曼吗？她的姿态和声音多少显得不自然，但她至少维持了表面的镇静，这份掩饰功夫让郭洪暗暗佩服。

“我看到了那个身影，不大像鹿啊，我看见尾巴是扁的。”他小心地问。

“天黑，你肯定看错了。你手中拿的是什么东西？”

郭洪忽然满脸发烧——他想到前一次无意中窥见何曼裸体的场景。他满可以说：这是夜视仪，我用它看得非常清楚，刚才你是和一条恶狠狠的龙在一起，差点被龙咬死，你干吗要对我说谎呢。但刹那间的慌乱让他脑子乱了，他支支吾吾地说了大实话：

“是夜视仪，不是派出所的警具，是台商黄先生赠我的。”

何曼显然心绪不佳，也没在意他心中的鬼胎，更不愿多寒暄，道了一声再见，低着头走了。

她走后郭洪才醒过神，不由骂自己：你慌个什么呀，倒像是干了什么亏心事似的！

他忽然抽着鼻子——在何曼身后留下浓重的异味，可不是女人的香水味，而是一种很怪的臭味，带点腻人的臊腥味儿。这就怪了，何曼有这么重的狐臭？那天在别墅里和她面对面谈了很久，没什么感觉呀。

何曼的手电光消失在夜色中，郭洪重新戴上夜视仪，在龙消失的那片密林中查看一番。有些树枝被折断了，地上的落叶也被搅乱，但没有留下足迹。他回过头赶上何曼，一直尾随到她的别墅。是老鲜头开的门，两人在门边轻声说了几句，何曼似乎在轻轻摇头，然后大门合拢，别墅又恢复了宁静。

第二天一早郭洪就赶到这座公寓。他不想再和陈氏夫妇捉迷藏，要把这件事挑明了说，一定要弄清是不是有龙的存在，这条龙和何曼他们是什么关系。但何曼和陈蛟都不在这里了，老鲜头说陈蛟早几天已经离开，何曼是今早5点和顾先生一块儿离开的，没说到哪儿去。所有的小动物也都在早些时候全部送走。郭洪问老鲜头，是否见过一条类似龙的动物？老鲜头矢口否认。不过，凭郭洪的直觉，他认定老鲜头是在说谎。因为他在否认时目光中有只可意会的歉疚。也许是主人向他下过严格的禁令？郭洪叹口气，没有再为难他。

那条龙（他和黄氏夫妇亲眼看见的龙）也从此杳无踪影，就像是湖面上溅起的一朵转瞬即逝的水花。后来他忍不住，把两次相遇的情况对小李子和大刘说了，因为已经事过境迁，而且两人毕竟没有身临其境，所以他们都不大信。他俩也曾帮所长认真分析过种种可能，甚至怀疑那是逼真的电动玩具，最后的结论是：不可能是一条真龙，活龙。

郭洪不再辩解，但决不相信自己两次的亲眼所见都是误认。他只好悄悄地锲而不舍地追查这件事。遗憾的是很长时间一直没有进展，那条曾在丹江湖出现过的龙在这儿彻底消失了，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，似乎它是从四维世界里来的，真正是“神龙一现”、“神龙见首不见尾”。黄先生还打电话问

